

中国高校通识教育价值理念与实践逻辑的有效建构^{*}

刘 强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本科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通识教育改革受到愈来愈多高校的重视和青睐,但是囿于我国高校传统专业教育体制和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对通识教育理念认识的不足,导致高校通识教育改革陷入进退维谷的实践困境之中,如“专业本位”的实践逻辑削弱了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多学科的折衷平衡消解了通识教育的核心价值;通识教育的“课程化实践”遮蔽了文化育人的体系化建构等等。对此,我国高校亟需摆脱旧有观念和体制的禁锢,确立“文化育人”的通识教育核心理念,促进通识教育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构建起全员参与、多元协同的育人体系,进而推动通识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创新发展,提升学校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刘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厦门 361005)

进入新时代以后,国家加快了深化高校本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颁布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新时代高教40条”),描绘了高校本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未来蓝图,实施了高校本科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尤其是2018年6月21日在成都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部长在会议讲话中提出:高校要树立“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校”“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不参与本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格的教授”的理念,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1]。而在本科教育中,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已经成

为高校本科教育改革的共识,如何巩固和强化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已经成为我国高校深化本科教育改革、提升本科教育质量的关键内容。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在通识教育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与努力,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化素质教育和21世纪初期开展的通识教育建设,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发展困境,亟需推动高校通识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改革创新,以进一步提升高校通识教育质量,从而为加快推进高水平本科教育发展、全面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究”(编号:16JZD045)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 通识教育改革的发展历程

尽管“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自西方,但“通识教育”被引入国内以后,便在我国学校教育中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素质教育到如今广受推崇的“通识教育”,它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称谓,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致力于推动“全人教育”的有效开展,解决我国学校专业教育过度的偏弊,弥补高校人才培养过度专业化的缺陷,提升学校创新人才培养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促进学生身心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专业教育的偏弊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快速发展,高校原有的专才教育体制已经暴露出愈来愈多的不适应性,如专业设置过于狭窄、知识结构过于单一、文化素质欠缺等等,已经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多样化需求。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政府于1985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高校积极开展各种教学改革实验,精简和更新教学内容,增加实践环节,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增加自学时间和课外学习活动等等,切实改变学生知识面狭窄、知识结构单一、文化素质不高的状况^[1]。为此,我国高校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下,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推动素质教育实施,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例如,北京大学开放文理科学学生自选课,开设内容丰富的公共选修课,开办文理科实验班,为文科生开设《文科高等数学》必修课,举办各类科学与文化讲座;清华大学于1983年-1988年间曾多次召开教学讨论会,反复强调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人文选修课,要求学生广泛阅读人文社科和历史文化典籍,还面向大一新生开设“音乐基础知识与欣赏课”和“舞蹈基础与实践课”等课程;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前身)作为典型的工科院校,不断加强学

校文科建设,还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100门人文科学选修课,举办了一系列人文素质讲座等等。可以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院校的示范引领下,我国高校素质教育开展开始渐有起色,改革成效初步显现。

1994年国家教委在杭州开展的第五次委属学校咨询会上,时任高教司司长周远清同志在会议讲话中提道:“教育思想上,一定要注重素质教育,包括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学校要创造一个氛围,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特别是理、工、农、医类学校。”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国家首次明确提出“要注重文化素质教育”,并将其与学生个性发展、创新能力培养联系起来^[2]。

1995年,在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同志等人的支持下,国家教委高教司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主持召开了“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9所高校的校领导围绕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统一了思想共识,交流了办学经验^[3]。此次会议召开以后,国家教委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五十二所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工作,拉开了我国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改革的大幕,成为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1998年,为深入推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发展,教育部高教司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颁布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决定将文化素质教育推广到全国高校。该《意见》明确指出:“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并要求高校采取第一

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将文化素质教育贯穿于专业教育始终、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建设、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等多种举措,切实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9]。同年10月,教育部成立了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以加强对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指导。次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将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推向全面推广的实质性阶段,在全国建立了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由高教司组织编写了《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书系》,连续十年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五月的鲜花”大学生文艺汇演活动;各高校还依托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为学生开设了大量的人文素质选修课程和人文素质文化讲座,大大提高了大学生的人文艺术素养。可以说,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我国高校专才教育专业口径过窄、人文教育薄弱、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过死等弊端,但是由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主要通过开设人文素质选修课和“文化素质讲座”的教育形式,让文科学生了解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让理工科学生学习一点人文社科的知识,并没有从人才培养体制上对高校既有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彻底的变革,进而对学生的心智成长、人格健全、能力发展和素质养成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相反,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只是对原来的专才教育体系进行有限的修正和弥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专才教育自身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对高校专才教育体制和文化传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这种由政府部门主导、自上而下推动实施的、打补丁式的教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高校专才教育体制和文化传统的突破,推动了高校教育教学观念的更新和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尤其是,随着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全面深入发展,通才教育理念愈来愈深入人心,通才教育体系也愈来愈完善,逐渐成为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高校今后通识教

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钱学森之问”的提出与通识教育的深入发展

进入新世纪,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提升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纷纷制定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积极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实验,深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例如,我国高校面向少数精英学生实施低年级的通识教育和高年级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推行自由选课制、完全学分制和本科生导师制等等,力图培养基础知识雄厚、学科视野开阔、创新能力突出的拔尖创新人才。尤其是2005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时,钱老先生提道:“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10]一时间,“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更是成为困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难题。正是在这种种因素的刺激下,通识教育改革逐渐成为我国高校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我国高校深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的重要方向。

与此同时,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从1998年的“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味与格调”(简称“三提高”)到2005年的“文化素质教育与提高教师文化素养相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简称“三结合”),反映出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正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不断发展。2006年7月,国家审批通过了第二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61个,共涉及院校157所;2011年11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负责研究和指导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工作;2014年4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高职素质教育工

作委员会”，将高职院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提到了重要的地位^[7]。由此我们看到，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从最初的五十多所院校拓展到几百所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也呈现出燎原之势，有力地推动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提升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更为倚重人文科学讲座、文化体育活动等“第二课堂”对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相反对“第一课堂”的重视程度略有不足，这为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尤其是随着高校本科教育改革愈来愈深入，我国高校亟需对课堂教学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这为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此背景下，以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研究型高校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适合学校自身发展的通识教育改革模式，如复旦大学于2005年9月成立具有本科生院性质的复旦学院，负责学校通识教育的统筹、组织与管理等，率先在国内高校全面推进通识教育改革，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六大模块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着力构建以通识核心课程为主轴、以住宿书院制和本科生导师制为辅翼的通识教育体系，力图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北京大学于2007年在“元培计划实验班”的基础上成立了“元培学院”，旨在为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积累经验，为学校探索出一条面向21世纪、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创造性人才培养之路；为实现这一目标，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在低年级开展通识教育，在高年级开展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并配合实施导师制、自由选课制和学分制，以此来拓宽学生专业基础，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国际化”的创新人才；中山大学于2009年成立了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博雅学院，面向人文社会科学等专业的少数精英学生实施四年一贯制的博雅教育，强化学生对经典著作和古典文明的学习，旨在培养具有宽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高素质精英人才等等。可以看到，随着我国高

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愈来愈深入，通识教育被赋予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承担着高校深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责任，这也就意味着通识教育改革在我国并不仅仅是对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继承，更是对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创新，被赋予培养创新人才的时代内涵，两者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教育路径上是有本质不同的。通识教育旨在打破我国高校以专业教育为始基的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建构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模式，通过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住宿书院制教育、本科生导师制等力量的协同促进，共同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模式的革新，提升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二、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进入新世纪以后，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渐趋深入，通识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校优化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的重要举措。然而，囿于我国高校根深蒂固的专业教育体制和历史传统，高校通识教育改革陷入重重困境之中，深受高校学科专业本位的教育传统束缚，妨碍着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一）“专业本位”的实践逻辑消解了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地位

建国初期，为适应经济社会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我国仿照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建立起一套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与计划经济相契合的专业教育体制。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原有的专业教育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涌现出愈来愈多的不适应性，但由于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迟滞不前和传统专业教育理念的根深蒂固，高校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撼动学校的专业教育体制，高校依然固守着“专业本位”的教育实践逻辑，致使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改革陷入边缘化的困境之中，未能充分发挥通识教育在人才培

养中的基础性作用。

具体来说,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在我国高校中表现出明显的二元分割现象,如,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高、师资水平有保障、教师考核严格、教学声誉好、学生学习积极性高;而通识课程教学质量差,教学内容杂乱、师资没有保障、教师考核不严、教学声誉差、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课程被视为“水课”,通识教育学分已经沦为“营养学分”的代名词,可有可无。另外,更值得我们警醒的是,“专业本位”的教育观念已经渗透到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之中,他们更愿意对专业课程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相反却对通识教育课程却抱以敷衍应付的态度。尤其是,在通识教育改革中,许多高校将大学英语、体育、计算机等公共基础课程纳入到通识教育课程之中,美其名为“通识教育课程”;还有一些高校将专业学院开设的、供本专业学生选修的专业课程提供给其他学院和专业学生选修,并称其为“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即“我的专业课程就是你的通识课程”;当然,也有一些高校为了让专业课程更像通识课程,要求教师对专业课程进行重新包装,不仅对课程内容进行删减,还对课程名称和教学方式进行美化,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毫无疑问,学校这种“以假乱真”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通识教育的正确认识,矮化了通识教育的价值内涵,加深了学校师生对通识教育的误解,给学校通识教育改革蒙上一层深深的阴影。虽然通识教育的实质并不在于是否可以将公共课程、专业课程纳入到通识教育之中,但是要将这些课程纳入到通识教育范畴中,必须是建立在符合通识教育目标要求和达到通识教育质量基础之上,否则这种“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只会妨碍通识教育目标的正常实现。究其根源,在于高校“专业本位”的教育实践逻辑,导致通识教育在学校教育的优先序列中被置于专业教育的补充地位,面临着“内容杂、结构乱、质量差、地位低”的尴尬处境,难以发挥通识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妨碍通识教育育人作用的正常发挥。

(二) 多学科的折衷平衡削弱了通识教育的核心价值

众所周知,专业教育主要依托某一学科、专业来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从教师的学科背景、教学内容选择到学生能力的养成都主要局限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而过度强调专业教育的结果便是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的单一化,妨碍人的全面发展。与专业教育不同,通识教育秉承全人教育的理念,旨在通过让学生接触更为广泛的知识领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养成和心智人格的完善健全。因而,通识教育更为强调知识领域的广阔性和教育内容的综合性,力求囊括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如北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与文学、艺术与美育、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六大领域,要求学生在这六大领域中必须修满至少12个学分^⑧;清华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覆盖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外语、新生研讨课等公共基础课程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其中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又划分为哲学与伦理、历史与文化、语言与文学、艺术与审美、环境、科技与社会、当代中国与世界、人生与发展、数学与自然科学等八个课程组,允许学生在其中任选,须修满至少5个学分,加上文化素质教育讲座、新生探讨课、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等共计13个学分;复旦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分为通识教育选修课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模块,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划分为人文科学与艺术、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药学等四个学科领域,要求各专业学生须修满2-6个学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划分为文史经典与文化遗产、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社会研究与当代中国、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等七大模块,学生须在七大模块中修读8-12个学分,每个模块最多修读2-3个学分。可以看到,高校通识教育课程力求在课程领域、修读学分等方面做到对学科领域的全覆盖,尽可能让学生修读到所有学科领域的课程,以满足通识教育对

知识内容的广泛性要求,帮助学生拓宽学科视野,促进学生知识与能力的全面发展。

然而,学生在有限的学分范围内根本无法将所有学科领域的知识穷尽,更无法通过有限的学习投入达到精通所有学科领域的目标。这样一来,通识教育课程便成了学生的“营养套餐”,学生只需泛泛地了解即可,无需进行深入研读。但是,对于学校教育来说,如何在众多的学科领域内进行取舍和平衡,便成为影响通识教育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从目前来看,多数高校会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三大领域的课程,并要求学生必须在这三大学科领域修满一定的学分,以此来达到通识教育拓宽学生学科视野、健全学生心智人格、涵养学生人文科学精神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事实上,高校这种多学科平衡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全人教育”矮化为“全学科教育”,力图通过让学生多掌握一些学科知识来避免单独学习某一学科知识可能造成的片面性后果,从而达到全人教育的目的。即便如此,多数高校提供的通识教育课程依然是基于某个学科进行的学科教学,并不符合通识教育对教学内容的综合性要求;更不用说,这样的通识教育实际上只不过是多门学科课程的组合,学科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结和整合,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和思维仍然是被学科所割裂开的,难以达到通识教育全人教育的目标。换言之,高校通识教育的整体性并非像现在这样通过几门学科课程的拼凑组合表现出来,而是课程内部多元要素的有机整合。这要求通识教育课程具有复杂的整合品性,既有浓厚的人文情怀,又饱含科学理性精神;既有学术思想性,又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既能启迪心智,历练心性,又能传授智慧,陶冶性情等等。尽管具体到某一门课程,不同的课程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呈现出不同的样态,给人以不同的教育感受,但总体上来说,通识教育课程一定是一门富有启发性、饱含人生智慧与真理的课程。透过它,学生可以自由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不为学科界限所束缚;更进一步来说,通识教育课程超脱于学科知识之外,向学生

传授的不只是知识,还有批判意识、创新思维、公民素养、人生哲学等等,甚至它们远比那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书本知识更为重要、更为珍贵。换言之,知识的广博只是通识教育的表象,通过广博的只是达致人格的圆满、心灵的和谐,这才是高校通识教育的核心价值^[9]。遗憾的是,随着高校通识教育“学科化”的加剧,通识教育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灵魂”,消解了通识教育的核心价值。

(三)通识教育“课程化实践”遮蔽了“文化育人”的体系化建构

自从“课程”被学校教育制度化以后,课程便成为学校对受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的主要形式。在今天,任何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课程教学的有效组织与实施。同样,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种种需求,学校通常会采取“课程化实践”的方式来予以应对。例如,近年来,国家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创新创业人才提出了强烈的需求,学校便紧随其后开设了一系列的创新创业课程来回应社会的这一需求,似乎“课程化实践”已经成为学校应对外部社会需求的灵丹妙药,学校只要开设了相应的课程,相应的教育目标便能顺利地实现。在高校通识教育改革中也是如此,许多高校将通识教育改革简单地理解为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并想方设法为学生开设出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通识教育课程,如恋爱课、婚姻课、电子竞技课等“时髦”课程也被列入到学校的通识教育课程之中,这无疑在混淆人们对通识教育的认知,将非专业性、娱乐性课程统统列为通识教育课程,似乎通识教育已经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通识教育的内涵被我们“无知”的教育实践“折腾”得含糊不清,失去了通识教育的本真含义!

另外,通识教育的“课程化实践”也模糊了我们通识教育实践的推进,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全人教育理念,本应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需要学校构建起全员参与、全方位建设、全过程保障的通识教育体系,但是许多高校将通识教育体系建构简单地理解为通识教育课程的开设,窄化

了通识教育的实现方式,忽视了课程教学之外的通识教育环节。更何况,受我国高校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高校通识教育“课程化实践”常常异化为多学科课程的“知识授受”,抹杀了通识教育“文化育人”的本真含义。换言之,通识教育的核心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知识层面的教学互动,更多地在于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塑造,“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思考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致力于培养学生对国家、民族、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和维护,引导学生树立为世界发展、人类进步而努力奋斗的理想信念,这才是高校通识教育的追求和宗旨,让通识教育真正触及灵魂深处^[10]。简言之,遵循“知识授受”逻辑的课程化实践与通识教育“文化育人”的核心理念相悖,难以满足通识教育文化育人的核心要求,也妨碍了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三、新时期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有效建构

面向新时期,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亟需摆脱传统教育教学观念和体制僵化的束缚,推动高校通识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有效建构。具体来说,我国高校通识教育要贯彻落实“文化育人”的核心理念,着力培育当代学生的核心价值素养;破除学科教学对通识教育的割裂,推动高校通识教育文化的多元融合;摆脱通识教育对课程教学的片面依赖,构建起全员参与、多元协同的通识教育体系,全面提升高校通识教育的育人内涵。

(一)贯彻文化育人的核心理念,着力培育当代学生的核心价值素养

“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场所,更是培养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品质之所在,是塑造灵魂的地方。”^[11] 与专业教育旨在让学生习得一技之长,成为某一专业领域的高精人才不同,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具有共通的价值取向、基本素养和行为准则,使学生具备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和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等等,健全完善学生

的心智人格,涵养学生的道德情操,砺炼学生的心性品格,让学生成长为具有责任担当意识与能力、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公民。对此,高校传统的“知识授受式”育人模式显然无法满足通识教育的育人需求,因为“知识授受式”的育人方式更关注知识的传输过程,强调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而“文化育人”更加关注知识的内化环节,更加强调将外在的文化知识内化为学生内在的核心价值与素养,着力通过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创新教学等环节激发学生自身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对学生内在精神和核心素养的培育。由此观之,文化育人乃高校通识教育的核心,高校通识教育的根本在于通识教育文化的建设,也就是通识教育中的精神文化建设,用知识和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力量来感染和鼓舞学生,引导学生主动向学向善,唤醒每位学生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促进学生的自由成长与精神解放。这要求高校通识教育不能只是简单的知识授受,要注重发挥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激发知识内在的价值力量,促进知识文化与主体精神的相互沟通,实现通识教育“文化育人”的价值追求。

(二)破除通识教育的学科割裂,促进通识教育文化的多元融合

随着人类知识源源不断地演化和发展,学科分化已经成为促进学科知识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随着学科分化的不断加剧,学科间的裂隙也愈来愈明显,尤其是在学科教学的过度作用下,高校人才培养出现严重的窄化,学校培养出来的多是片面发展的“半面人”,造成人思维与精神的相互割裂,给人和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的隐患。尽管高校试图通过通识教育改革补救专业教育过分细化所带来的人才培养缺陷,避免学生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走向单一化,但是高校“专业本位”的通识教育实践只是将多学科知识以课程套餐的形式组合到一起,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学校教育学科化对通识教育的束缚,也没有实现通识教育课程教学内部要素的贯通融合,培养起学生贯通融合的能力。由此来看,高校通识教育实际上依然是

基于学科本位的专业教学,遵循着“知识授受”的教学逻辑,加上通识教育自身备受“内容杂、结构乱、质量差、地位低”的诟病,更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人才培养过度窄化的缺陷。

对此,高校通识教育要破除学科分化所造成的教育割裂,致力于促进通识教育学科文化的多元融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先,对于通识教育来说,知识依然是高校通识教育的重要载体。与专业教育强调知识的专业性不同,通识教育强调知识的综合性,促进人文与科学的内在交融,发挥综合知识促进全人成长的重要价值;强调知识的文化性,注重发挥知识“以文化人”的重要作用;强调知识的思想性,注重通过对知识、人生等整全思考来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领悟人生智慧和世间真理。易言之,通识教育传授的不是死板的书本知识,而是高深的思想文化,蕴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是经过人类不断反思和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和真理结晶,从中我们可以学会做人做事的学问。其次,开展通识教育的教师不是普通的教书匠,而是传道解惑的思想者,它的作用不在于将既有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把学生变成知识的“储存罐”,而在于能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让学生感受到知识与文化的无穷魅力,体悟到教师智者的博学智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思考欲和表现欲,让学生成长为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持续发展的人。总而言之,通识教育是以文化人、培育全人的教育,旨在培养学生融通多元文化的能力,搭建起知识、文化与人格完善的桥梁,破除现实世界中学科分化对教育的割裂,消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沟通屏障,促进学生心智人格的全面自由生长^[12]。

(三)摆脱通识教育的课程依赖,构建多元协同的通识教育体系

通识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层次多元、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地域性的教育概念。首先,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旨在针对专业教育过度偏狭所带来的思维窄化、知识割裂、视野局限等弊端,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其次,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才

培养模式,贯彻着全人教育的核心理念,通过通识教育课程、住宿制书院、本科生导师制、文化素质讲座、校园文化活动等多种途径,促进学生知识、思维、能力与人格的全面发展,培养身心和谐、人格完善、精神自由的全人;再次,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内容,覆盖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全部内容,旨在通过广泛的知识,促进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融合,培养学生融汇贯通的能力,促进学生个性、思维与人格的全面发展^[13]。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全人教育理念,已经贯彻到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之中,与专业教育已经形成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的关系,协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此,高校通识教育要着力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协同育人体系,在注重发挥通识教育课程育人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着力完善学校住宿书院教育、专业学院教育、校园文化教育等为内容的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它们对学生通识教育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专业教育对通识教育的支持作用,增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内在融通,强化通识教育的思想性和学术性,提高学校通识教育教学质量;另外,学校也要不断健全学校大类招生制度、自由选课制度、自由转专业制度、本科生导师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为学校通识教育的开展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满足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发展需求。再次,学校要强化通识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注重发掘学校师生等质量主体的能动作用,强化学校师生和管理者的质量保障责任,逐步构建起上下协同、多元参与的通识教育质量保障体系^[14]。最后,学校要不断强化通识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严把通识教育师资队伍质量关,制定严格的通识教育师资聘任标准,建设一支具有通识教育品格、满足通识教育要求的师资队伍,他们要知识渊博、谈吐优雅、行为端庄、举止洒脱、志存高远,能够游刃于学科专业之间、超越于学科专业之外,让学生体悟到人性之善、知识之真、艺术之美,陶冶学生性情,历练学生心性,健全学生人格,培养完美之人。简言之,高校要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一体化的通识教育体系,促

进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发挥通识教育教师的价值引领作用,致力于培育学生的核心价值素养,满足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需求。

综上所述,通识教育是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灵魂,彰显着学校教育的底色,奠定了人之为人的发展基础。面向新时期我国高校要坚持以本为本,加强一流本科教育,不断深化高校通识教育改革与创新,着力构建一流本科通识教育体系,切实提升高校通识教育质量。唯有如此,方能创造一流本科教育,培养一流本科人才,建设一流教育强国。

参考文献:

- [1]陈宝生.坚持以本为本 推进四个回归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B/OL].(2018-06-21)[2018-07-20].http://www.moe.gov.cn/s78/A08/moe_745/201806/t20180621_340586.html.
- [2]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EB/OL].(1985-05-27)[2018-07-20].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77/tnull_2482.html.
- [3]周远清.我的素质教育情怀[J].中国高教研究,2015(4):8-11,16.
- [4]思华.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高校加

强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侧记 [J]. 中国高等教育,1995(12):2.

[5]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司[1998]2号)[EB/OL].(1998-04-10)[2018-07-20].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734/200408/2982.html.

[6]温家宝:钱学森之问对我是很大刺痛[EB/OL].(2010-05-05)[2018-07-12].<http://news.sohu.com/20100505/n271921525.shtml>.

[7]王洪才,解德渤.中国通识教育20年:进展、困境与出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21-28.

[8]北京大学本科生通选课服务描述[EB/OL].(2018-04-24)[2018-07-16].http://www.dean.pku.edu.cn/web/student_info.phptype=1&id=5.

[9]彭旭.人文精神与通识教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9(8):13-15.

[10]林琳,王志学,安泽会.大学通识教育的中国模式[J].中国高校科技,2018(3):53-55.

[11]高宏刚,许建争.创新文化素质教育 深入推进文化育人——高等学校文化育人研讨会暨第五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综述[J].教育研究,2012(9):158-159.

[12]章兢,何祖健.从“知识育人”到“文化育人”——整体论视野中的大学素质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8(11):9-13.

[13]庞海葭,郇秀红.中国高校通识教育:回顾与展望[J].高校教育管理,2016(1):12-19.

[14]刘强.论我国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价值理念与行为模式的重构[J].江苏高教,2018(2):12-17.

Reconstructing the Values and Practical Logic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Liu Qi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general education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favor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constrained by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ideolog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general education, lea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reform practice being into a logical dilemma., such as the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logic weakens the basic posi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compromise balance of multidisciplinary has eliminated the core value of general knowledge education; education's "curriculum practice" obscures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education and so on. To this, we need to get rid of old ideas and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stablish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re concept of "culture education", promote the general educ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build up full participation and diver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school quality of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Key words: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uthor: Liu Qia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责任编辑:龙卫东]